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五十六章·善建者章】

【修善進德論】：先論以良能建抱，子孫追思不絕；次論修良能於身家鄉邦天下，其德乃自真而博；結論要證明良能與德，須透過身家鄉邦天下來觀察。

第五十六章 第一句	善建者 ¹ ，不拔 ² ；	那用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建立」自己「功業」的人，他們所建立的「功業」，絕不會因為自己「建立不穩固」，而被別人「剷除、拔毀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二句	善抱者 ³ ，不脫 ⁴ ；	那用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保存」前人「功業」的人，他們所保存的「功業」，絕不會因為自己「保存不好」，而在自己手中「解離、脫壞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三句	子孫 ⁵ 以 ⁶ 祭祀 ⁷ 不絕 ⁸ 。	他們「繁衍綿延」的後代子孫，因為也因為「繼承」了他們的「善、良能」家風，不但

¹善建者：用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建立」自己「功業」的人也。本章「善建者，不拔；善抱者，不脫」是講以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之「善、良能」，所建之及保持者，必能代代穩固，傳之久遠。所以本章所講的重點是在「善、良能」。因此，本章「修之身，修之家，修之鄉，修之邦，修之天下」全都是指修立、設立「善、良能」。那儒家記載孔子的學生及戰國時期儒學的作品《禮記·大學》裡，被後世儒家奉為入世四條目的：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這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完全脫不出聖師老子的「修之身、修之家、修之鄉、修之邦、修之天下」的入世五條目，甚至還少了聖師老子重要的「修之鄉」思想，造成在個人家庭和國家世界之間，留下了沒有「鄉」連接的斷點，因此讓舊社會的人，完全失去了對社會鄉土的關懷。這儒家奉為入世四條目的：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晚出於《老子道德經》，所以極可能是從《老子道德經》變造而得。老子神學的「修之身、修之家、修之鄉、修之邦、修之天下」的入世五條目，清楚證明了老子神學不是虛無思想，而是經世致用的入世思想，老子神學清楚主張以「善、良能」，來達成「身修、家正、鄉安、國治、世界平」，過去儒家不但偷走了老子神學「修之身、修之家、修之鄉、修之邦、修之天下」的入世五條目，而變造成為入世四條目；甚至其末流新儒家，少數帶頭者，還藉著學術名器，以洗腦式教育，長期不斷在社會和校園散播老子神學是「消極避世」思想，並且以考試逼學生照著他們作答，試圖徹底變造並且遮擋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正路，最後造成整個社會都誤解老子神學，當代很多人只要一講到老子和道家思想，就只會喃喃唸出「消極避世」四字，完全像中邪一般，這就是受新儒家毒害所致。新儒家學者這種邪惡行為，必須受到道門永世的嚴厲譴責，他們的惡名，也必遺臭萬年。善，良能也。純良有能力，並且能夠作出純良而有能力的「良能」之事，叫作「善」。建，立也，建立也，樹立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建，立也。」《儀禮·大射禮》：「建鼓在阼階西。」注：「建，樹也。」者，指善建的人也。

²不拔：不會拔毀也，這裡是說不會因為自己「建立不穩固」而「拔毀」也。拔，除也，覆取之也，拔毀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拔，除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慎行》：「圍朱方拔之。」注：「拔，覆取之曰拔。」

³善抱者：用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保存」前人「功業」的人也。

⁴不脫：不脫離也，不脫壞也。脫，離也，脫離也，解也，解離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脫，離也。」

⁵子孫：後裔也，後代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子孫，子及孫也。又與後裔、後世、後代同。」

⁶以：用也，以之也，藉以也。這裡講的是因為家族都用「善、良能」，所以子孫也繼承家風，而用「善、良能」，所以才能祭祀不絕。以：用也，憑藉也，藉以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文言文虛字大詞典》：「以，憑，憑藉。」

		能夠藉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建立」自己的「功業」，也同樣能夠藉「善、良能」，來「保存」前人的「功業」；因此，「追思、感恩」他們的「祭祀」，就永世不會斷絕。
第五十六章 第四句	修 ⁹ 之 ¹⁰ 身 ¹¹ ，其 ¹² 德乃 ¹³ 真 ¹⁴ ；	我們把「善、良能」修立、設立到「自身」，也就是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修身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才能夠「純正真實」，而「不虛假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五句	修之家 ¹⁵ ，其德有餘 ¹⁶ ；	我們把「善、良能」修立、設立到「家庭」，也就是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正家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才能夠「充足

⁷祭祀：祭神也，祭先祖也。聖師老子這裡推崇「祭祀」，「祭祀」兩字，足以清楚證明聖師老子絕不是無神論者，聖師老子所講的「道」，也絕對不是無神論的東西。祭祀包含祭神、祭祖，而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清楚明白地講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始萬物之宗、象帝之先」，這「宗、先」兩字都是「祖先」的意思，這些無神論的外道異端，要不是不識漢字，便是心懷鬼胎，才會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「宗、先」兩字都是「祖先」的意思。「道、泛生神」既是「祖先」，當然也是世界人類祭神、祭祖的最高對象。那些不把「道、泛生神」視為「至上神、祖先」，而刻意扭曲聖師老子的《老子道德經》為無神論，而否認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至上神、上帝」的外道學者和異端，如果看到這「祭祀」兩字，見到聖師老子在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推崇「祭祀」，卻仍然想用無神論來阻礙斷絕道門對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祭祀」，那他們就該清楚知道，自己是刻意悖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自甘作一個失離者。當然祭祀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是不能用「犧牲供品」的，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生而不有」，所以是「不享祀」那以「人」或「動物、植物」或其他萬物作成的「犧牲供品」的，所以祭祀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只能以我們發自內心的禮讚來進行，不能有任何「犧牲供品」，否則就悖逆「道、泛生神」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祭，祭祀也，祭神也，祭先祖，所以追養繼孝也。」

⁸不絕：不斷絕也。絕，斷也，止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絕，斷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權勳》：「嗜酒甘而不能絕于口。」注「絕，止也。」

⁹修：與脩通，設也，設立也，修設也，修立也。《說文·脩·段注》：「經傳多假脩為修治字。」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：「立仁義，修禮樂。」注：「修，設也。」

¹⁰之：歸也，至也，往也，到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之，猶歸也。」《孟子·萬章》：「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」《文選·陸機答賈淵詩·注》引作「夫然後歸中國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之，至也。」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「自楚之滕。」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之，往；前往。」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之，至；到；直到。」

¹¹身：我也，自身也，自我也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身，我也。」注：「今人亦自呼為身。」疏：「身，自謂也。」

¹²其：彼也，這裡指自身也。

¹³乃：才也，才能夠也，纔也。《經傳釋詞·六》：「乃，猶方也。裁也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裁，假借為才，與纔、財同。」

¹⁴真：「純正真實」，而「不虛假」也。《韻會》：「真，實也，偽之反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真，不虛假也。」

¹⁵家：家庭也。《玉篇》：「家人所居通曰家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家，家庭也，家族也。」

¹⁶有餘：充足盈餘也。這裡是指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有餘，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越多越好，所以「有餘」是好的。「貨才有餘、金玉盈室」的「有餘」，就不一定是好的。有：多也，足也。《詩·小雅·魚麗》：「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」集傳：「有，猶多也。」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爰眾爰有。」箋：「有，財足也。」餘：多也，多餘也。《荀子·國富》：「不求其餘。」注：「餘，謂過度。」《呂氏春秋·辯士》：「無使有餘。」注：「餘，猶多也。」

		盈餘」，而「不匱乏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六句	修之鄉 ¹⁷ ，其德乃長 ¹⁸ ；	我們把「善、良能」修立、設立到「鄉里」，也就是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安鄉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才能夠「綿長久遠」，而「不短暫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七句	修之邦 ¹⁹ ，其德乃豐 ²⁰ ；	我們把「善、良能」修立、設立到「國家」，也就是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治國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才能夠「繁盛豐厚」，而「不淺薄」；
第五十六章 第八句	修之天下 ²¹ ，其德乃博 ²² 。	我們把「善、良能」修立、設立到「世界」，也就是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平世界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才能夠「寬廣博大」，而「不偏狹」。
第五十六章 第九句	以 ²³ 身觀 ²⁴ 身；	我們要從有沒有「身修」，也就是從「自身品格」有沒有「修為」；來「觀察」自己有沒有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修身」。如果「自身品格」確實有「修為」，就表示自己確實有「修身」的「善、良能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也必然是「純正真實」，而「不虛假」。
第五十六章 第十句	以家觀家；	我們要從有沒有「家正」，也就是從「家庭家人」有沒有「端正」；來「觀察」自己有沒有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正家」。如果「家庭家人」確實有「端正」，就表示自己確實有「正家」的「善、良能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也必然是「充足盈餘」，而「不匱乏」。

¹⁷鄉：鄉里也，這裡指自己目前家之所在的家鄉鄰里也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莫知其鄉。」注：「鄉，猶里，以喻居也。」

¹⁸長：久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長，久遠也。」

¹⁹邦：國也，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

²⁰豐：大也，厚也，滿也，盛也，饒也，茂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豐，大也，厚也，滿也，盛也，饒也，茂也。」

²¹天下：世界也，世界人類也。

²²博：廣也，大也，深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博，廣也，大也，深也。」

²³以：從也。本章「以身觀身；以家觀家；以鄉觀鄉；以邦觀邦；以天下觀天下」之「以」，皆作「從」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以，從也。」

《史記·西南夷傳》：「以長沙往。」葉按：「從長沙往也。」

²⁴觀：探究也，探討也，觀察也。《說文》：「觀，諦視也。」本章「以身觀身；以家觀家；以鄉觀鄉；以邦觀邦；以天下觀天下」之「觀」，皆作「觀察」。

<p>第五十六章 第十一句</p>	<p>以鄉觀鄉；</p>	<p>我們要從有沒有「鄉安」，也就是從「鄉里鄰居」有沒有「安和」；來「觀察」自己有沒有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安鄉」。如果「鄉里鄰居」確實有「安和」，就表示自己確實有「安鄉」的「善、良能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也必然是「綿長久遠」，而「不短暫」。</p>
<p>第五十六章 第十二句</p>	<p>以邦觀邦；</p>	<p>我們要從有沒有「國治」，也就是從「國家社會」有沒有「長治」；來「觀察」自己有沒有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治國」。如果「國家社會」確實有「長治」，就表示自己確實有「治國」的「善、良能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也必然是「繁盛豐厚」，而「不淺薄」。</p>
<p>第五十六章 第十三句</p>	<p>以天下觀天下。</p>	<p>我們要從有沒有「世界平」，也就是從「世界人類」有沒有「和平」；來「觀察」自己有沒有用「善、良能」來「平世界」。如果「世界人類」確實有「和平」，就表示自己確實有「平世界」的「善、良能」，自己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，也必然是「寬廣博大」，而「不偏狹」。</p>
<p>第五十六章 第十四句</p>	<p>吾²⁵何以知²⁶天下之²⁷然 ²⁸茲²⁹？</p>	<p>我們是依據什麼，來了解那「世界人類」的一切「修立、設立」，其「著眼」的「重點」，是否是「正確」呢？</p>
<p>第五十六章 第十五句</p>	<p>以此³⁰。</p>	<p>就是依據他有沒有修立、設立「善、良能」到「自身、家庭、鄉里、國家、世界」而達到「身修、家正、鄉安、國治、世界平」。如果他沒有做到「身修、家正、鄉安、國治、世界平」，那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原本是「純正真實、充足盈餘、綿長</p>

²⁵吾：我也，我們也。

²⁶何以知：為什麼知道也。依據什麼來了解也。何以，何故也，以何也，用何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何以，1.何故。疑問之辭。2.以何也，用何也。」知，識也，了解也，知道也。

²⁷之：的也。

²⁸然：是也，正確也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雍之言然。」葉按：「然，是也，正確也。」

²⁹茲：茲與哉通，問詞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茲，段借為哉。」《經傳釋詞·八》：「哉，問詞也，若詩北門，謂之何哉之屬，是也。」

³⁰以此：用此也，用這個也，憑藉這個也，這裡指憑藉前面所論述的這些方法也。以，用也，憑藉也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此，這也，指前面所論述的這些方法也。

		久遠、繁盛豐厚、寬廣博大」的，但他所獲得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卻一定是「在身虛假、在家匱乏、在鄉短暫、在邦淺薄、在天下偏狹」的。
--	--	--